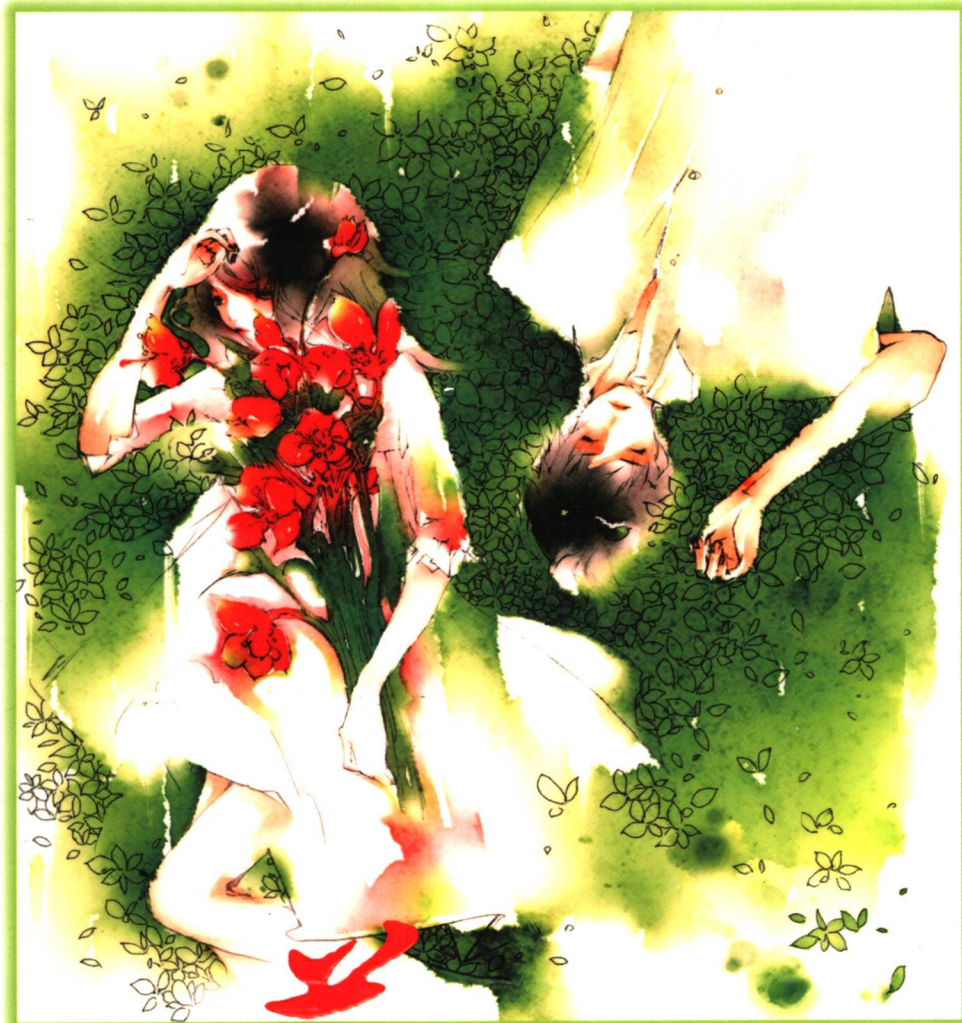




布老虎青春文学·长篇小说



笛安 著

芙蓉

「华语文坛最值得期待的文学新星
天才少女笛安的华彩、磅礴之作！」

如面 柳如眉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FURONGRUMIANLIURUMEI

芙蓉

如面柳如眉

笛安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© 笛 安 2006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芙蓉如面柳如眉/笛安著. — 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
2006.5

ISBN 7-5313-3059-8

I. 芙… II. 笛… III. 青春小说 — 中国 —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18689 号

芙蓉如面柳如眉

责任编辑 常 晶 水 格

责任校对 白 光

装帧设计 马寄萍

出版发行 春风文艺出版社

社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

<http://www.chinachunfeng.net>

部门 布老虎青春文学

主页 qingchun.chinachunfeng.net

Email: shuige2000@126.com

联系电话 024-23284392

传真 024-23284393

购书热线 024-23284402

印刷 沈阳新华印刷厂

幅面尺寸 145mm×210mm

字数 186 千字

印张 6.5 插页 10

印数 1—20 000 册

版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

印次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 17.50 元



常年法律顾问 陈 光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: 024-23284391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: 0411-84791806



















你是不是太跟别人计较？你是不是经常只想到你自己？基督为了我们的罪，奉献了自己的生命，连哥哥都可以为了袒护你，替你受惩罚。你要感激别人替你做的一切啊，你又何曾替别人做过任何的奉献呢？

——选自电影《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》

（中国台湾）杨德昌





“姓名?”

“夏芳然。”

“怎么写?”

“夏天的夏，芬芳的芳，自然的然。”

“名字很漂亮。”

“谢谢。”

“民族?”

“当然是汉族，最没创意了。我小时候特别希望自己是少数民族，这样就有很多好看的衣服穿。”

“年龄呢?”

“一九八〇年六月十五号生的，双子座，也就是说，还差几个月满二十五岁。”

“文化程度?”

“中专。师范毕业。”

“职业?”

“本来该在小学里当音乐老师，可是没有去。自己开了几年咖啡馆，现在在家待着，什么也不做。”

“明白了。待业青年。”

“我怎么听着这么刺耳。”

“籍贯?”



“.....”

“籍贯?”

“他们俩——死了吗?”

“你必须先回答我。这是审讯的程序。”

“审讯?好像我是犯人。人又不是我杀的。”

“我也希望人不是你杀的,但我们现在还不能证明这个。你可以认为我们请你来就是为了帮你证明你没有杀人。”

“我杀没杀人我自己心里清楚。我不需要你们来帮我证明。”

“你需要。夏芳然。你不可能不需要。这是法律。”



2

请允许我把时间推到二十四小时之前。毕竟故事应该从那个时候开始。二月十四号,情人节。玫瑰花一如既往地涨价,天气像所有北方城市一样还散发着冬天快要过完时漠然的寒冷。跟隆冬的时候比起来,的确是漠然的寒冷。十二月下起大雪的那阵子,满街都是打不到出租车的人,看着一辆又一辆没有闪着空车灯的的士呼啸而过,这些在路旁焦急的人们总会交换一个无可奈何的微笑。这个城市就会在那个时候弥漫出一种同舟共济的温暖,虽然只是暂时。可是二月份这样的事情是没有的。寒冷因为快要离开而变得不那么忠于职守,这座城市里的人们也跟着变得心浮气躁起来。浮躁容易让人心冷似铁,就算是情人节猩红的玫瑰花也挽救不了这个局面。

夏芳然就是在这样的早晨来到“何日君再来”的门口的。她像往常那样重重地关上出租车的门,高昂着头。出租车司机不无遗憾地想:看身段挺漂亮的一个小姑娘,怎么戴着一副大得如此吓人的墨镜呢?还这么凶。夏芳然推开门的时候,心想:真是蠢。因为她听见了店面里传出的音乐,她讨厌这个正在唱歌的叫做刘若英

的女人。

小睦正在擦地板，整个店面里泛着洗涤液的清香。“来了，芳姐。”他习惯性地打个招呼，然后放下拖把到吧台后面去，准备像平时一样打一杯夏芳然常喝的摩卡。夏芳然嘴角轻轻地扬一扬，算是对小睦笑过了。不过她忘了小睦是不可能看到她这敷衍了事的微笑的。因为寒冷的关系，她把铁锈红的羊绒衫的高领拉到了鼻子下面，没人看得到她的嘴。小睦偷眼瞟了瞟坐在角落里的夏芳然，她托着腮，上身如石膏像那样端庄。每当看到她这样的坐姿时，小睦就会觉得自己已经忘了其实夏芳然早就不是这里的老板了，两年前就不是了。现在她不过是一个普通的顾客而已，最多是个常客。但他依然叫他“芳姐”，改不了口，坦率地说，也不大敢。

“小睦。”她的声音从毛衣领子后面发出来，闷闷的，可是小睦还是听出来她今天的语调里有种陌生的，几乎可以说是温柔的东西。“小睦，今天算你请我，好不好？”

“芳姐。”小睦说，“你老是这么说，可是每次你走的时候都还是把钱压在杯子下面。”

“今天不会。”夏芳然真的笑了。虽然毛衣领子还是遮挡了半个脸，虽然她没有摘那副大得有些夸张的墨镜，可是小睦知道她在笑，他听出来了。

摩卡端了上来。夏芳然总觉得在一般情况下你很难想象一种又冷艳又温暖的东西，可是咖啡的气味偏偏就是这样一种东西。然后她告诉自己：这是我此生最后一杯摩卡。可是就算已经这样郑重其事地提醒过自己了，摩卡说到底还是摩卡，不会因为这是最后一杯而被她喝出什么悲壮的味道。夏芳然对此感到满意。她觉得自己是平静的。那种头顶上悬挂着一个大紧张的平静。无论如何，夏芳然想，慌乱的人没有出息。平静才是好兆头，任何事情来说都是好兆头。

小睦又开始拖地板，他弯曲着的身影在她视线的边缘晃动着。小睦长大了。夏芳然不知道自己的脸上泛起一个很母性的表情。四



年前，她还是刚刚开张的“何日君再来”的老板，小睦还是一个左耳朵上打着八个耳洞、后背文着骇人的刺青的小混混。那是一个美丽的黄昏。小睦跌跌撞撞、鼻青脸肿地冲进来，她马上明白了是怎么回事，立刻把他藏在了吧台下面。后来，当她把一份白天卖剩下的火腿蛋三明治递给他时，他抹了一把脸上已经凝结了的血痕，几乎是羞涩地说：“你能不能，让我留在这儿？”现在小睦的脸上可找不到一点街头的落魄气息了。他浑身散发年轻，清洁，甚至是蓬勃的劳动者的味道。每次看到小睦，夏芳然就觉得自己其实是个善良的人。她需要靠小睦来提醒自己这个。

“芳姐。”小睦直起身子，“我看见陆羽平过来了。他就在马路对面。”

“是吗？”夏芳然站起来，“那我要走了小睦。你看，”她指了指桌面，“今天我没有把钱压在杯子下面。”

“芳姐，你要常来。”小睦笑了。

“小睦，你们现在的老板人好不好？有没有欺负你？”

“还行。不过，他人肯定是不可能芳姐这么好。”

“你真是越来越精了。”夏芳然愉快地说，推开了“何日君再来”的玻璃门。

“芳姐慢走。”小睦的声音穿过了刘若英的歌声。

“小睦，再见。”说完这句话她才明白，自己今天其实是特意来跟小睦告别的。



“庄家睦，你回忆一下，你最后一次看到夏芳然跟陆羽平是什么时候？”

“昨天早晨，八点多吧。”

“能详细描述一下吗？过程，细节，你们说了什么，做了什么，都可以。”

“没什么细节。芳姐早上经常过来喝咖啡，有时候还吃早餐。一般她都是我们在打扫，还没正式开门的时候过来。她不喜欢碰上其他顾客。昨天芳姐只喝了一杯摩卡。然后是我看见陆羽平站在马路对面的。知道陆羽平来了，她就走了。她没说他们要去哪儿。”

“那你觉得，那天夏芳然的情绪有没有什么——反常？”

“没有。”小睦迟疑了一下，他想起夏芳然说：“小睦你看，今天我没有把钱压在杯子下面。”她的声音里有股笑意，小睦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芳姐笑了。这让小睦突然间有点难过。

“你确定没有？什么都没有？”刑警队长徐至安静地注视着这个名叫庄家睦的十九岁的男孩。

“没有！”小睦突然站了起来，大吼了一声，“我不相信芳姐会杀人！何况又是陆羽平呢！芳姐在这世上除了她老爸之外，就剩下陆羽平这么一个牵挂了。你们，你们一定是搞错了！芳姐是好人，她已经够苦的了，够可怜的了！你们为什么放着那么多的坏人不去管，偏偏要跟她过不去呢！”

徐至依旧安静地看着小睦。这安静让小睦颓然地坐下了。徐至不动声色，甚至是悠闲地点上一支烟，然后再丢给小睦一支。再然后他从小睦点烟的姿势里看出来，这是一个曾经在街头混过的孩子，尽管他的脸上甚至是眼神里都已经是干干净净的，没有任何堕落的痕迹。

“庄家睦，你跟夏芳然的关系很好，对不对？”

“芳姐救过我的命。”小睦仰起脸，勇敢地凝视着徐至的眼睛，“那时候我才十五岁，我们，我们的老大惹了‘鼓楼帮’的人。那天要不是我躲进芳姐店里，要不是芳姐把我藏到吧台后面，我一定会被打死的。我最好的小兄弟就是在那天，让他们捅死了——我们俩从小一块长大的，他是为我挡了那一刀……”

果然。徐至对自己微笑了。他记得四年前那场著名的流氓械

